

潘漢華紀念文集

潘 漠 华 纪 念 文 集

中共浙江武义县委宣传部
中共武义县委党史办公室 编
武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一九八五年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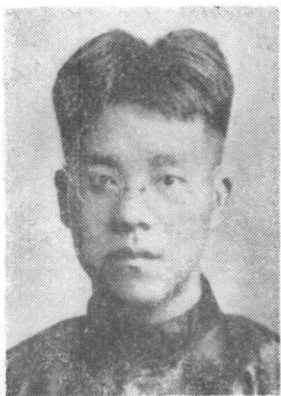
漠华像（1931年摄于北平）

博學宏才
左翼文龍
承前之緒
產之義也
誠哉士也
方所為也
信奉之義
在斗外何
永延氣念

陳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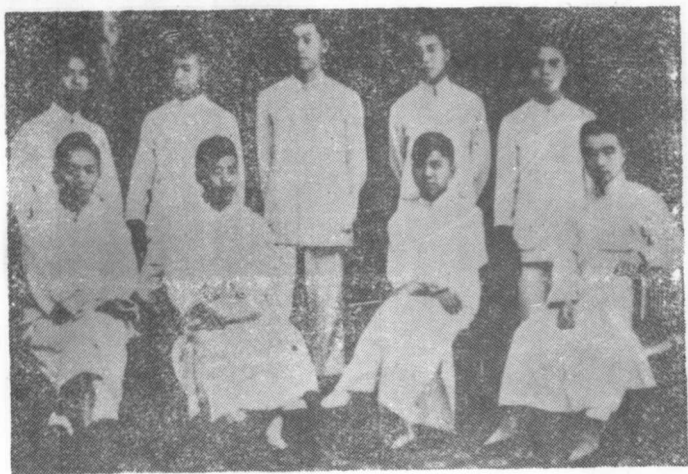
同志題詞

陳沂同志題詞



漠华摄于1920年

→ 漠华与“湖畔”诗友
汪静之(左)冯雪峰(右)



↑ 晨光社部分成员与指导教师朱自清(前右一)
刘延陵(前左一), 后排左一为潘漠华



潘漠华（右坐者）与战
友许志行（左站者）、吴力
生（中）合影于1927年武汉

1934年12月潘漠
华于天津狱中牺牲后，由
亲密战友陈竹君同志将其
遗体安葬于天津市郊





上海市人大副主任陈沂、金华地区副专员
陈玄亮在潘漠华烈士牺牲五十周年纪念会上



中共武义县委副书记、县长李成昌在
潘漠华烈士牺牲五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1984年12月潘漠华烈士牺牲五十周年纪念会在
武义县举行



↑ 漠华烈士老同学、“湖畔诗社”发起人之一汪静之(右一)在潘漠华烈士生平事迹陈列室。

← 漠华烈士胞弟应人(前左二)和当地党政领导及亲属在烈士故居前合影

目 录

潘漠华小传	冯雪峰 (1)
怀漠华	周頌棟 (3)
回忆潘漠华烈士	孔令俊 许志行 李奇中 谢中峰 王之平 侯外庐 孙铁夫 武月亭 陈竹君 (15)
潘漠华烈士创建宣平地下党情况	武义县党史办 (33)
“九·一八”前后沧县二中地下党概况	杨钦 (35)
胡乔木同志关于《湖畔》诗集的讲话	(42)
“湖畔诗社”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	王瑞 (43)
读《湖畔诗集》	朱自清 (44)
“湖畔诗社”的今昔	汪静之 (48)
应修人致漠华等书简	(52)
潘漠华烈士与北方左联	陈沂 杨纤如 王志之 孙席珍 (108)
纪念潘训烈士	范文澜 (107)
漠华同志牺牲三十年祭	陈竹君 (111)
鲁迅博物馆收藏的潘漠华烈士手迹	丁景唐 (115)
漠华同志在狱中	王冶秋 (119)
“参加革命，不盼长命”	海草菊 (122)

潘漠华烈士赞（诗）……………汪静之（123）

李成昌同志在潘漠华烈士牺牲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124）

东沂同志在潘漠华烈士牺牲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127）

应人同志在潘漠华烈士牺牲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130）

最大的敬意 深切的悼念
——纪念潘漠华烈士五十周年……………丁景唐（131）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顾问于冠西同志来信……………（137）

潘漠华烈士亲密战友陈竹君同志来信……………（138）

陈竹君同志给应人同志的信……………（139）

浙江省文联副主席黄源同志来电……………（141）

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来信……………（142）

南开大学教授李霁野同志来信……………（142）

北京大学教授玉璠同志来信……………（143）

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李何林同志来信……………（144）

义乌县文联、冯雪峰研究学会来信……………（144）

潘漠华烈士家乡亲属的信……………（145）

潘漠华烈士牺牲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经过
——致陈竹君……………应人（147）

后 记……………（162）

潘 漠 华 小 传

冯 雪 峰

潘漠华名训，又名恺尧。漠华是1922年开始用的笔名，后来也曾用潘四、若迦、田言等笔名。

1902年出生于浙江省宣平县①上坦村。祖父是一个秀才，父亲是一个廪生，但漠华少年时，家庭已经很穷困，他十八岁时父亲去世后，家庭更困难。十三岁毕业于小学，随即考入县立师范讲习所，毕业后即当初级小学教员。1919年赴杭州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1926年秋天离开北京，到武汉参加北伐革命军做宣传工作。

1927年初，漠华离开军队到杭州②，就在杭州加入中国共产党③。在四月十二日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政变后曾被捕下狱，由他底老师马叙伦和许宝驹营救出狱，即由党派他到他底故乡宣平从事农民工作，1928年中曾参与当地农民几次起义的领导。起义失败后，在宣平不能立脚，1929年初到杭州，不久又到上海，于秋初到厦门集美中学教书，1930年至1933年之间都在河南开封和河北沧州等地做中学教员，一边参加党的秘密工作。

漠华于1933年十二月在天津担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的时候被捕。1934年十二月，为抗议反动派的虐待，同狱中同志们一起进行绝食斗争，即因此牺牲于天津狱中。

漠华在1920年开始新诗的创作。他是1921和1922年之间杭州新文学团体“晨光社”的会员之一。1922年四月同应修人、汪静之、冯雪峰合出的“湖畔”诗集中收有他底诗十六首，1923年出版的“春的歌集”中收有他底诗52首。此外还有散见于当时报刊和杂志上的他底诗作。

漠华最早的一篇短篇小说《乡心》作于1922年三月，稍后又作有《晚上》、《人间》等，都曾在《小说月报》等上面发表。1929年一月在上海作成《冷泉岩》一篇，並自编连同以前所作的小说共九篇为一集，名《雨点集》，于同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署名田言。

漠华曾在天津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957年3月北京

【注】①现合并于武义县。

②1927年7月武汉汪精卫背叛革命，7月漠华回到杭州参加地下党工作。9月间由于省委机关被破坏，漠华被捕。

③1926年冬潘漠华离开北大到北伐军36军第2师政治部工作，党的关系直接交支部书记李奇中。李奇中于1964年12月19日致陈竹君信说：“潘训同志（即漠华）到36军第2师政治部工作，有共产党的组织关系介绍信，我那时担任党支部书记，我接受这封介绍信。不过究竟是从什么单位转过关系来的，因为时隔太久记不清了。”

因此，漠华同志在北大时就加入中共。

（中共武义县委党史办公室）

怀 漠 华

(怀旧琐记之一)

周 颂 棣

一、在北大同学

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我在诸暨县中学二年级读书时，因参加驱逐校长运动，被学校开除，第二年春季，转学到绍兴越材中学。这是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课程偏重英文，要读《圣经》，背诵《圣经》，而且每个星期天要到教堂去做礼拜。我感到很不满意，在同年秋季，又转学到杭州私立宗文中学。在同班级的同学当中，有两个宣平县（现合并于武义县）人：一个叫潘振球，是漠华的堂房兄弟，还有一个潘振武，也是漠华的同族，但堂分较远，排起辈分来比漠华要长一辈。每逢星期天或其他例假日，漠华常常到我们学校里来约他的两个本家去湖滨风景区游玩。应修人、汪静之、冯雪峰和漠华四个人合著的《湖畔》诗集，于一九二二年上半年出版，次年又出版了《春的歌集》，汪静之的《蕙的风》也于同年出版。在当时杭州的学生界激起了不小的浪花，凡是爱好文艺的中学生没有不知道“湖畔诗人”这个称号的。因此漠华到我们学校来的时候，不免引起我的特别注意。他的脸色黑黑的，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穿一件灰布长衫，言谈举止，似乎很老成。后来经过介绍，我就和漠

华认识了。

一九二四年，中学毕业，我和潘振武都认为当时的北京是全国学术中心，尤其是北京大学，对于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们两人决定于毕业后同去北京。漠华那时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四年级读书，而师范学校的修业期限是五年，离毕业还差一年，但必须学习的功课在前四年差不多已经学完，最后一年主要是实习，即到小学去试教。漠华在进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以前，曾在本县短期的师范讲习所学习过，做过两年的小学教员，认为自己的年龄已大，而毕业后继续去当小学教师也不是他的志愿。因此他也决定去北京投考北京大学。可是他没有毕业文凭，只好借用他二哥潘详（前一年潘详已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文凭去应考。

在这年的七月间，我和潘振武还有潘振武的父亲同乘火车去北京。漠华本来和我们约好一同走，后来因为上海的应修人来信相邀，在我们动身的前一天去了上海，在上海耽搁两天，再乘轮船经天津到北京。我和潘振武到达北京以后，住在沙滩附近银闸胡同的集贤公寓，潘振武的父亲住在旅馆里。这个住处是我的同乡和原先的同学姚梦生（蓬子）先来信和我约定的。他于一九二二年的春季同我一起被诸暨县中学开除，转学到绍兴越材中学；第二年春季又转学到上海中国公学，在我们到达北京之前，他已和他的同班同学夏坚白（江苏常熟人）先住在那里了。漠华刚到北京时，由他在浙江第一师范的老师许宝驹介绍，住在北大西斋一个姓姜的学生那里，不久搬到孟家大院通和公寓居住。

投考北京大学的结果，漠华和我被录取了，潘振武、夏坚白没有被录取。潘振武后来进入中国大学，夏坚白于第二年

考取清华大学（毕业后曾去英国和德国留学，解放以后，做过上海同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武汉测量学院院长等职，于一九七七年去世）。姚蓬子没有考，后来在北大旁听。

原来同住在集贤公寓的四个人，其中三个人都陆续搬出去了，只有我一个人调换了一间较小的屋子留住了下来。

那时北大的学习期限是六年：预科二年，本科四年。在预科学习时，只分科，不分系。漠华进的是文科，在沙滩第一院；我进的是理科，在马神庙第二院。

大约在这一年的十一月间，漠华因为家里的钱没有按时寄到，经济上发生困难，搬到集贤公寓来和我同住在一室，三个月之后才又搬回到通和公寓去。

一九二五年的一年里面，陆续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旁听的有漠华在浙江第一师范的同学赵平复（柔石）、邬光煜、冯雪峰，我在宗文中学的同学张元定（天翼），还有潘震球，原来在南京的东南大学学习，一九二五年上半年，因为学校闹风潮（反对校长郭秉文）停课，也来北京在北大旁听了一个时期。这样，由于同学和同乡的关系，又因为大家对于文学都有一定的爱好，先后到达北京的上述八九个人，形成一个小圈子。漠华年龄较大，见多识广，又由于他在当时在文学上已经取得的成就，成为这个小圈子的中心人物。

自从漠华搬回到通和公寓，柔石和邬光煜、冯雪峰等来北京后也都住在这个公寓，那里就成为我们这个小圈子里的人经常聚会的地点。有时候相约出去游玩，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北海，次之是中央公园，或者去逛东安市场，去真光电影院看电影。

那时中央公园和北海公园的茶座很有气派，一部分坐椅

是藤制的躺椅，除了喝茶之外，还有点心供应，如千层糕、水晶包之类。几个人花上一元几毛钱，就可以有吃有喝，很舒服地消磨半天。

我还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和漠华两人去什刹海游玩，路上走过一家小酒店的时候，漠华说要喝酒，就在路边地摊上买了几个铜子花生一起进入酒店。我不会喝酒，只是坐在一旁剥花生吃，他一个人喝了小半碗高粱，就脸色绯红，有点醉醺醺了。到了什刹海，看到了郊区的农民坐着滑冰车在冰上滑行，漠华觉得很有趣，想去试试看，但他走在冰上，没走几步就滑倒了，引起农民的大笑。又记得他和我曾在北大沙滩红楼后面的大操场上相帮学骑自行车，他学了两天，就能够一个人骑着绕操场兜几个圈子，我可始终没有学会。这些琐屑小事，现在回忆起来，历历如在目前。

二、诗人之言

我和漠华同住在集贤公寓的时候，漠华因为英文程度较差，急须努力赶上去；我因为数学、物理两门功课比较吃重，每天要做许多道习题，很少有时间和他一同从事文学方面的阅读和写作。漠华在这几个月的时间内，我也只看到他写过几首怀念故乡的小诗，和一篇小品文，是描述静寂的北京的夜晚胡同内的各种叫卖声的。应修人和他共同编辑的《支那二月》的出版，是在一九二五年的二、三月间，至于那篇收集在《两点集》里题为《雨点》的小说的写作，和开始翻译俄国阿尔志跋绥夫的长篇小说《沙宁》，时间更要晚一些。

漠华自己很谦虚，说他在中学时代写的那些诗歌，多数是胡闹，几篇已经发表的小说，因为生活经验太狭隘，又缺

乏魄力，无论在内容思想上和写作技巧上，都是很幼稚的。实际上，正如冯雪峰在《应修人潘漠华选集》的序言中说的，漠华的这些作品，大都是在他成为共产党员之前写的，“都可以作为了解当时这样的青年的思想感情的资料看，同时作为‘五四’以后新文学成就中的点滴的成绩也将是不可磨灭的。”“如漠华的短篇小说《人间》和《冷泉岩》等，也显然是读者不会忘记的属于‘五四’以后短篇小说杰作中的作品。”就是漠华对于阿尔志跋绥夫的《沙宁》的翻译，也可以反映出他成为共产党员之前的一些彷徨苦闷的思想情况。记得他在翻译这部作品将要完成的时候，曾经对我说过，他后悔花费了很大的气力翻译了这样一部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颓废主义的作品。后来在一九二九年前后，主要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他还是把这个译本整理出版了，但在卷首“序言”中指出了这部作品的严重的思想上的问题。

漠华和我谈到当时各派的文学作品时，同我一样，最欣赏的是郁达夫的作品。他说，郁达夫的小说的特点是：感情真挚热烈，对于封建道德教条，表现出极大的蔑视，同情下层社会被压迫和被侮辱的人们。对于鲁迅的小说，我当时理解得很浮浅，漠华曾经和我多次谈到过，我现在虽然已记不起他的原话了，只记得他对《呐喊》里面有几篇小说，例如《阿Q正传》，分析得很透彻，理解比我要深刻得多。而他对于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似乎并不怎么佩服。

漠华不仅对于探求新文学表现出极大的热诚，他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特别对于古典诗歌，也有其独特的爱好与深刻的见解。他说：中国从《诗经》开始，屈原《离骚》，汉、魏乐府，到六朝以后的所谓近体诗一律诗和绝句，都以抒情